禮書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經始炊尊牖醯酒醴記云若醴若酒鄭元云或卒無醴用新酒敖繼公云醴酒具有四物以周案敖說非當依記注或醴或酒止用其一盛氏云為始炊促不及備

胡培翬云士器注云舉者盥出門舉鼎者案上經設盆盥于東堂下之饌東注云為尊設盥則此舉者盥盥于東堂下而出門也敖氏以為盥于門外盛氏以為盥于西方皆非也以周案鄭注舉者盥出門句舉鼎者屬下胡氏解義是句讀非

賈公彥云小斂奠鼎入阼階肂西面錯對在門外時北面陳鼎向內為空以周案今本陳鼎于寢門外西面與此同或以為疏誤張皋文據注錯鼎于此空西面及疏門外北面以為上經西面字誤張說蓋是

鄭元云小斂奠乃朼載皆覆進柢凡七體皆覆為塵柢本也進本者未异于生也骨有本末張爾岐云皆覆謂牲體皆覆設之沈彤云注以覆為羃但此經醴酒脯醢皆既奠而後巾之不應于俎獨方載而即羃下經巾之乃升俎而巾之也張說冣㝵其解下經云載魚左首進鬐注云亦未异于生是進柢猶進鬐覆設猶左首所以

不异亐生也敖說皆覆亦以別亐生亦非以周案沈說
是
記檀弓小斂之奠子游曰亐東方曾子曰亐西方斂斯
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鄭元云曾子以
俗說非又大斂奠亐室乃有席以周案士喪禮小斂奠
亐尸東曾子言亐西方故鄭以為非
經小斂奠醴酒錯亐豆南楊復圖酒在豆南醴在酒南
張惠言圖酒在醴南以周案張圖非上云執醴先酒脯
醢俎從醴特酒偕豆俎執與奠同下云執醴酒北面西
上亦謂上執醴

記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豰

勺二豆在甒北二以竝籩亦如之鄭元云角觶四木柶

二豰勺二為夕進醴酒兼餕之也勺二醴酒各一也豆

籩二以併則是大斂餕也記于此者明其它與小斂同

陳古文角觶為角柶盛世佐云周人斂用日出是日仍

有夕奠敖謂為明日朝奠非也以周案盛氏申鄭駁敖

是小斂奠一豆一籩大斂乃有二豆二籩故鄭以二以

竝為大斂奠朱子以此所記為大斂通用是也敖氏以

為專記大斂當夾在衆主人布帶後誤

胡培翬云小斂後徹餕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

謂改設亏西序之西南其北直西榮蓋在庭之西也敖氏謂設亏西堂降自側階誤經云如設于堂則在庭可知凡言當東榮當西榮皆據在庭者言之以周案胡駁敖說是

胡培翬云大斂奠由楹內入于室楹內東楹之西敖氏以爲東楹北非下由楹西謂西楹之西以周案胡氏誤沿張圖而言凡經曰楹外者皆楹南曰楹內者皆楹北東楹東未有楹內之偁下文降曰由楹西則升由楹東可知也由楹東而入室則楹內爲楹北可知也楹內楹西互文非對文升由楹東還楹北降亦由楹北還楹西

升降相對經于大斂奠曰由楹內君視斂曰祝負墉鄭
注言士寢東房西室于經最合
姜兆錫云大斂奠魚鱄鮒九鱄當音團卽山海經黑水
之鱄魚似鮒而彘尾王引之云魚鱄鮒九者或用鱄或
用鮒其數皆九也當以魚鱄鮒為一句九為一句士虞
禮記升魚鱄鮒九同否則鱄鮒並用而欲合其數為九
孰多孰少乎以周案王說是鱄鮒皆常用之魚
敖繼公云朝夕奠無俎非盛饌徹則太公之不復改設于
序西南惟言卒徹為下事節也盛世佐云朝夕奠雖非
盛饌亦改設于庭求神之道宜然也吳廷華云奠以依

神後奠未設故暫設于此何論盛否以周案敖云不復
改設非矣云暫設于室亦誤從盛說
旣夕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它日鄭元云孝子不忍
一日廢其事親之禮于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下室如
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賈公彥云下經云朔月不饋食
于下室明非朔月在下室設之也以其燕養在燕寢中
設之可知司馬光說兩処饋奠殊無謂以周案生時饋
羞湯沐常供養于燕寢故死卽于燕息之所供養饋羞
湯沐之具下室卽燕寢之房室异于正寢之正室文王
世子篇下室對賢室言喪大記下室對路寢言與此正

同尊之故亏正室設朝夕奠親之故又亏下室饌饋羞湯沐所謂亏彼亏此是也近萬季野徐健庵竝沿溫公之誤其云下室即正寢之室尤沒解

鄭[元]云記饋羞如它日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异亏下室日設之如生存進徹之時如其頭薦新不饋亏下室以殷奠有黍稷也賈公彥云鄭鄉黨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云亦有日中也或以爲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也云進徹之時如其頭者一如其生平子進食亏父母故雖死象生時若一時之頭也以周案下室之饋羞如糗

餌粉餈樝梨薑桂之類鄭意饋以黍稷爲主羞敢時有不同正室之奠有酒醴脯醢下室之饋其進徹如生平食時之頃不留奠亦不同正室留奠不達徹皆以明下室之饋簡略也萬氏疑其禮盛于奠因以駁記未審如其頃者所謂如食間是也賈氏疏注誤其說三時食亦違經典內則云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是則古人恆食之節止朝夕二時耳故死有朝夕奠其日中食非恆食也故死亦不奠且秊老食不能以時非特日中有食也故記曰飲食不離寢經自小斂奠大斂奠以至大遣奠並有籩豆獨朔月奠

有豆無籩且明著于經曰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
籩位以周案禮經通例飲酒之禮籩豆並有食禮則有
豆無籩籩盛乾物乾物不宜于食故凡黍稷之饌並不
用籩加昏禮設對席饌及婦饋舅姑公食禮之正饌加
饌聘禮之設飧致饔餼士虞特牲少牢諸禮之陰厭及
主人獻尸尸擧主人皆饌黍稷有豆無籩此固經之通
例也而經于朔月奠獨著之者朔月奠不饌黍稷或嫌
其有籩也又云有黍稷用瓦敦轉詞正明其本無黍稷
也故經無饎爨之文其不饌黍稷而有豆無籩者此爲
通例之變故經特著其無籩以曉人楊信齋不明通例

于是有豆亘過經之說淩氏釋例巳辨之
賈公彥云凡奠于堂室者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
庭者亦由重北東方來陳由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
東象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也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
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
爲踊之節也重主道神所馮依故奠者降反位由重南
東而過主人又踊吳紱云襍記踊婦人居閒鄭注踊必
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此經由重南東丈夫踊蓋賓
踊以周奠者由重南東過丈夫踊丈夫指主人賈疏
是凡踊婦人居閒故丈夫見其升而踊婦人見其降乃

踊丈夫見其過又踊凡奠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而從奠升降自西階為從柩遷祖奠升降自西階為由足故也

鄭[元]云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也敖繼公云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復奠于其側雖有奠在室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于棺旁以盡愛敬之心也以周案兩說各有意敖說較長沈氏云祭奠之事于主設俎豆敦鉶于重縣二鬲鬻于葬藏苞筲甕甒于殯設熬黍稷魚腊焉殯之設熬黍稷猶重之縣二鬲鬻也熬黍稷之异于苞筲甕甒猶鬻之异于俎豆敦鉶也

鄭[元]云既夕哭夙興陳鼎皆如殯皆皆三鼎也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吳廷華云皆言下三奠皆肰也以周案吳說存參

敖繼公云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祖奠之饌也遷祖之奠別有脯醢酒醴劉台拱云二廟者朝禰如小斂奠朝祖如大斂奠以是爲尊卑之差如敖氏說朝禰之奠何用特豚而朝祖之奠止用脯醢酒醴非也以周案劉說勝敖

鄭[元]云徹降奠巾席俟于西方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不設于序西南者非宿奠也宿奠必設者

為神馮依之久也敖繼公云徹者由東方當棧之南折而西至棧之西南折而北東面而徹尊既徹至西方折而南乃由重南東也淩廷堪云當與冉徹遷柩從尊注云不設序西南已再設為褻者同側以周案明器在重北當依鄭注為是則徹尊往來之節亦當如鄭所說此所徹之遷祖奠初設于堂上柩西繼設于堂下當冉東是已再設矣當以淩說為長

經朝祖正柩于兩楹閒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鄭元云是時柩北首席設柩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于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賈公

彥云此不近柩設奠為神不西面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也云東非神位者亦據神位在奧不在東而言也小斂奠設于尸東者以其始死未忍異于生大斂以後奠皆設于室中亦不統于柩此奠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者之處故也敖繼公云席設于柩西亦壓近于柩奠設于席前亦當柩少北柩北首西乃右也于此奠焉與奠于尸右之意同以周案斂時南首奠在尸東朝祖時北首奠在柩西祖奠大遣奠南首奠當主人之南亦在柩東凡奠之統于尸柩者皆在其右當膈其或東或西者以尸之南首北首而別也注說東非

神位似泥凡奠設席皆東面朝祖席設柩西云奠設如初明亦東面也敖說亦非

楊復云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于尸東小斂奠亦如之既殯奠于室之奧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啟殯入廟席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但設于柩東為異淩廷堪云凡奠小斂以前皆在尸東大斂以後皆在室中遷祖以後皆在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以周案凡奠皆在尸柩之右既夕禮載柩于車畢降奠當前束注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

楊氏以爲降奠在柩東誤檀弓孔疏云時柩猶北首凌說是

鄭元云凡喪自卒至殯自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日數亦同矣賈公彥云啟日朝禰明日朝祖又明日乃葬與始死襲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而殯同小斂主人袒帶主婦髽自啟至葬主人主婦亦同亏未殯裁繼公云柩過禰廟因而朝之初無它事旣奠則禮畢矣故卽適祖以周案朝奠終日夕奠終夜一奠卽徹古無是禮或謂遷禰重不入門奠不設巾是朝禰祖同日之證此說非也重止廟門不入與殯時重在中庭不升堂同何

嫌越宿露處記言朝禰徹奠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是禰奠設巾之證也或謂日不三奠遷禰之奠卽以當遷祖奠此尤非也朝禰䉲如小斂奠見既夕記朝祖陳鼎䉲如大斂既殯之奠見既夕經兩奠迥別參見器

禮門

鄭元云經布席乃奠如初者車已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奠記言䉲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則既祖祝乃䉲敖繼公云如記所言是布席于柩東少南東面而奠于其東也江筠云此奠在車東非車西也如初謂如初東面設之非謂與初同處上經降奠當前東注云猶當尸

腢此經設尊總猶斯意時尸南首尊亏柩東少南吳廷
蓉云此尊亦陳三鼎初謂遷祖尊以朋案如初謂如遷
祖尊吳說是其尊在柩東江說是其饌經不見故記補
之曰祝饌祖尊亏主人之南當前輅凡尊先饌饌與尊
异故鄭注下遣尊東方之饌引此記文以明饌位不以
爲尊也敖說非注云旣祖祝乃饌祖者始也祖爲行始
非尊名故上乃祖注云還柩鄉外爲行始旣祖乃饌旣
饌乃尊祖尊之設其席近柩又不在主人南胡正義直
以饌位爲尊位亦非張皐文分饌尊爲二是其以如初
爲如從尊柩西之位誤祖尊無俎又誤

鄭元云大遺奠陳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
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以周案此雖攝盛
用五鼎肰豚解而非體解又以鮮獸代膚亦示有异少
牢之禮
鄭元云大遺奠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
輅北上巾之敖繼公云亦饌于東堂下南齊于坫褚寅
亮云如敖說則饌處反在北奠處反在南逆矣惟奠于
堂上者乃饌于東堂下也胡培翬云祖奠與遺奠饌之
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其奠之皆在柩車之東當前東奠
處同則饌處亦同敖异于鄭褚駁之是也以周案胡氏

此言較祖尊疏為明

鄭元云卒東壻而降尊席于柩西者將于柩西當壻東設之惠棟云經曰降尊當壻東初尊在堂上今降而下之是謂降尊以周禁記之東壻即經之壻東卒東壻而降尊六字句東壻降尊皆連文敖氏訓為卒東之壻郝氏讀為壻而降尊張稷若讀卒東壻而降皆非也胡氏云降尊之義與經同席于柩西亦與經設于柩西同但經所言是堂上之柩西此記所言則在堂下柩西百語甚明析

鄭元云遣尊俎實羊左胖反吉祭也言左胖者體不殊

骨也賈公彥云左邊其爲一段故云體不殊骨肰下云髀不升則除髀以下膞胳仍升之又云上肩脅脊別升則左胖仍爲三段矣而云體不殊骨據脊脅以上膞胳以下其爲一言敖繼公云羊亦豚解褚寅亮云羊言左胖豕言豚解互文見義賈謂豕與羊異非也胡培翬云豚體體骨相連故言不殊褚說是以周案經云羊俎云左胖髀不升腸又胃又云豕俎曰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褚胡說此爲互文見義則云尸豕餡言其一可矣何必云亦如之經云亦如之下別言豚解無腸胃皆明其异爾鄭云體不殊骨者謂羊用體解解之而不殊絕其

骨使左髀仍連爲一段至苞乃折之也賈謂左邊共爲

一段是已又云仍爲三段爲誤解下注俎釋三个之文

特歧其說非也胡說每體體骨相連此凡殺皆然鄭何

必說且亏左髀之義又何涉邪

鄭元云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成猶併也不綪者

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盛世佐云鮮獸特亏豕北吳廷華

云特亏腊北胡培翬云以上篇設大斂奠腊特亏俎北

例之當在豕腊二俎之北

鄭元云苞牲取下體苞者象旣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

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个肓脛折取

臂臑後脛折取骼亦㝵俎釋三个賈公彥云羊俎注云體不殊骨也其髀又不升則骼別爲一段在俎今豕脛折取臂臑其肩仍著胖爲一段後脛折取骼仍有肫一節在俎則羊俎仍有兩段在豕則左胖豚解爲四段在俎今豕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仍有四段在俎相通則二俎有三段在故㝵爲俎釋三个敖繼公云折取下體則是豕牲之俎猶有四段也此不取俎釋三个之義與祭禮之歸尸俎者异也褚寅亮云取下體正也其餘取脊則釋脅取脅則釋脊從便也俎上豕脛留肩後脛留肫此外或脅或脊科留其一則豕俎各釋三个矣賈

疏誤胡培翬云稍謂或取脊或取脅又與經取下體不符敖說似勝兮注以周案鄭注羊左胖云體不殊骨謂羊雖體解而不殊絕其骨遣奠用左胖而髀不升止有肩脊脅三體而三體仍連爲一胖至時乃折之然所折者肯取脅臑後取骼皆是下體其肩脊脅三體仍釋在俎故云亦异俎釋三个豕雖豚解其法亦然鄭義如此諸家駁鄭申鄭皆非其義

鄭元云遣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遣奠天子太牢苞九个諸侯亦太牢苞七个大夫亦太牢苞五个士少牢苞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賈公彥云以此而言士無遣

車則所苞者直持之而已士有二苞而云苞三个鄭又云个謂所苞遣奠則士一苞之中有三个牲體若然大夫苞五个一苞之中有五个五五二十五一太牢三牲有九體又就九體之中分為二十五个五苞各五个天子亦一太牢又加以馬牲則十二體就十二體中分為八十一个九苞各九个孔穎達云苞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為三个一个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太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苞凡為五苞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苞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苞以周案鄭注檀弓云个謂所苞

遣奠牲體之數也苞爲包遣奠之名个者苞之數名也舉其物謂之苞舉其數謂之个士喪禮苞二謂其苞有二个也鄭謂遣車載所苞之遣奠襍記云遣車視牢具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是每乘載一个也則个卽苞明矣自鄭注有士苞三个之說疏家遂謂一苞之中有三个苞自苞个自个與經文違不足信也遣奠天子太牢有牛羊豕三牲牲取三體三牲有九體其苞九个苞各一體也諸侯七个大夫五个雖皆用太牢而不盡折牲體而用之所以降天子也天子九个車九乘諸侯七个車七乘大夫五个車五乘皆

降殺以兩士無遣車不用降殺以兩之法故其苞二个折取羊豕各下體爲一苞也據鄭注士牲亦取臂臑胳三體而謂士苞二苞各三體說尙可通賈疏又以之推大夫以上之个數且謂天子加以馬牲謬之謬矣孔疏知其不可通遂謂士有三个个有二體與士喪苞二之文亦違

襍記有子曰載粻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而既夕禮陳器筲三黍稷麥是有粻也孔穎達云遣奠之饌無黍稷故遣車所載遣奠不合載粻既夕藏筲者遣奠之外別有黍稷也以周案孔疏是又案遣奠遣送也見既夕禮書遣于策注後世以遣爲輕

謹乾隆四十二年禮臣遵　諭議改
豐尊用鄭注象既饗歸賓俎之意

受業 泰州盧求古
泰興何允彝 仝校

喪祭通故二　　禮書弟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敖繼公云虞之言度也使之度其去就之意以周案主必入廟有何去就可度敖說非何注公羊亦云虞猶安神也與鄭同

士虞記虞日中而行事鄭元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敖繼公云日中行事變于吉祭也三虞皆然至祔乃質明行事以其始用吉祭也以周案檀弓云葬日虞朝有葬事不得用質明故

日中敖氏以葬虞爲异日因謂日中虞變吉非
敖繼公云既夕禮既葬矣猶朝夕哭不奠下云三虞則
此朝夕哭乃指未虞以前之禮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
日離其言非以周案自大斂至虞每日朝夕哭故曰猶
所异者不奠耳其不奠者以虞易奠也此葬日虞之明
證也敖駁檀弓謬甚
記虞沐浴不櫛鄭元云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
亐飾也唯三秊之喪不櫛以下櫛可也今文曰沐浴敖
繼公云鄭從古文原無沐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
傳寫者誤衍之以周案鄭注今文曰沐浴明無不櫛字

也非沐浴之有增減敖說非或說經文沐浴當倒浴沐亦誤胡墨莊王伯申已詳辨之

鄭元云側亨于廟門外之右側亨亨一胖也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李如圭云吉禮左右胖皆亨虞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俎亨一胖而已胡培翬云吳氏以特牲側殺側之謂側為一豕案彼云側殺是殺一牲此云側亨明亨一胖吳說恐未然以周案胡說申鄭是也廟謂殯宮小記注云虞于寢祔于祖廟

鄭元云虞陳牲于廟言牲腊在其中腊用㮣敖繼公云腊與豕序則不在㮣矣以周案鄭據特牲文言之褚氏

云牲未殺故復于地腊乾物必置于棜乃無不潔之嫌敖說非

鄭[元]云虞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賈公彥云天子諸侯吉祭亦有苴

胡培翬云賈疏恐非鄭義以周案鄭意大夫士無主故特牲少牢二篇不見有設主之文若苴有主道亦當見之此鄭破或說也周官鄉師共茅蒩鄭注引此經云此所以承祭既祭葢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

與司巫祭祀共蒩館鄭注云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
蒩若今筐也下亦引此經賈疏本此為說不可破
經饎爨在東壁西面鄭元云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
于屋宇于虞有亨饎之爨彌吉吳廷華云朔奠既有黍
稷斷無無饎爨之理彼文略耳賈疏謂彼未有爨是黍
稷皆生矣豈不大誤以周案特牲記饎爨在西壁此近
東堂下為之亦變于吉朔月奠本無黍稷義詳上故經
無饎爨之文其有黍稷者蓋自有饎爨焉爾賈吳胥失
之矣

鄭元云冪用絺布絺布葛屬賈公彥云絺以葛布以麻

絺布緆葛䙫故有兩號王引之云薿禮冪用綌若錫鄭
彼注云冬夏異也以此例之絺用于夏布用于冬不同
物也以周案如王說經當云若以明之亦非也虞冪曰
絺布對上篇𫠄冪曰功布爲文功布者布之𥹀如大功
縷絺布者布之細近絺葛也
經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
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鄭元云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
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從獻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
獻尸祝北上菹與棗不東陳別于正賈公彥云此饌繼
西楹言之則以西楹爲主向東陳之云一鉶亞之者菹

以東也其設之者南面取之至尸冓西面陳儐從獻豆
籩雖文承一鉶之下而云亞之下別云北上是不從鉶
東爲次宜亏鉶東北以北爲上向南陳之據此則東北
葅爲首次南醢醢東栗栗北棗棗東棗棗南栗此以東
面取之而入北西設之敖繼公云鉶亞亏醢又在其西
從獻之葅在鉶西醢在葅南四籩亞之亏醢之南以周
案上兩豆正豆也醢在西葅在東鉶又在葅之東下從
獻兩豆次鉶以東四籩又次豆以東兩豆葅醢爲一行
葅亞鉶之東而在醢之北四籩棗栗爲一行棗栗爲一
行棗亞豆之東而在栗之北故注云北上葅與棗其豆

邊皆南陳不東陳所以別正饌也兩豆次鉶其閒容人以取亦所以別正饌也賈疏兩豆接鉶不嚮餘地無以容人東面取因坿會北上之文而遂兩豆四邊置于鉶之東北于義殊曲敖說尤誤

鄭元云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于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敖繼公云南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少牢下篇言縮執匕湆俎之法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已褚寅亮云南順者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執俎者于塾上向北執其下端也注云南面似失之以周案凡正俎橫執羞俎縮執縮執下端曰南

順北爲上也執下端必于俎北面取之鄭注南字涉上
而誤耳不然何得云便內外塾俱無階
敖謂有階亦誤
鄭元云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右
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賈公彥云云奠
于豆者特牲云尸實舉于菹豆是也特牲尸乃食食舉
少牢同此不言亦食舉可知楊復敖繼公說左手執以
卒食不奠方苞云尸不食舉异于吉賈疏非褚寅亮云
如敖說則自祭鉶以後只用右手而左手始終執肺脊
不動直至卒食始授佐食恐無此理以周案方駁賈疏
褚駁敖說皆是

經尸左執爵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鄭元云取肝右手也觀鄭注經文取上本無右字各本衍右加于俎從其牲體也方苞云吉祭之肝加于菹豆將合摶黍以嘏主人也虞無嘏故仍加于俎而反之淩廷堪云以特牲少牢經文校之俎恐是菹字之誤加于菹即菹豆也胡培翬云據有司徹凡以羞俎降者皆是虛俎肝不應仍加其上至牲俎是正俎祭畢將以改饌似不可以食餘之物加之釋例疑俎為菹之誤殆以是與以周案方氏說仍加于羞肝之俎近是吉祭之肝加于菹豆故以羞俎降者皆虛俎虞祭無嘏自加于羞俎凡虞禮之異于吉祭者多矣賈

疏據吉祭禮謂虞亦食舉釋例據吉祭禮謂嚌肝亦加
于菹皆不敢信
賈公彥云主婦亞獻尸主婦主人之婦爲舅姑齊衰是
輕于主人一說主婦是死者之妻褚寅亮云祭祀之事
夫死則婦人不與卽器祭已然何況吉祭故內則曰舅
沒則姑老
經祝㪽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鄭元
云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吳廷華云
三言如明尸自出戶至門踊不絕也以周案吳說非鄭
注出如入謂出戶及出門故云三者

鄭元云扉用席扉隱也于扉隱之處從其幽闇賈公彥云以席為障使之隱以周案賈疏與鄭注異鄭意鬼神尙幽闇故于扉隱之處用席以祭非謂以席為障也陽厭對陰厭為當室之白其實在西北隅扉隱處當室之白為屋漏其隱處為扉陽厭宜在室明處而鬼神尙幽闇故于室之近白而扉隱之處祭之賈意陽厭正當室之白為鬼神尙幽闇故用席以障蔽之經多言布席設席此獨言用席用者以也明是以席為障蔽非設之以祭也經云設于西北隅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屋漏者牖光所入郎所謂當室之白曾子問云當室之白是

謂陽厭賈疏雖异鄭實合經義

賈公彥云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謂主婦自反兩籩不使宗婦以巽侚縱縱反吉故然李如圭云自反取籩無贊之者敖繼公云反疑取之誤以周案特牲禮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處則主婦旣獻尸于室自反堂上取籩又入設之不使宗婦執待戶外故曰自反賈疏是敖說非

鄭[元]云棗烝栗擇則菹刌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揭籩有縢也敖繼公云記惟言棗烝栗擇則是籩豆之類皆未變也此時尸用莞席纍几主人醑以廢爵則其它可知

矣褚寅亮云籩實既與吉祭同矣何妨用稍有飾之豆籩注是也

鄭元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于君之服非所以自配士之妻則宵衣皆敖繼公云上服爵弁服亦異于吉祭也盛世佐云士妻則禒衣與褚寅亮云士有上中下三等則元端服有元裳黃裳襍裳之異名視卒者之等以爲服也敖氏謂服爵弁則三等之士俱得服之矣緣未理會經文卒者之三字皆以周案褚說甚憭

孔穎達說夫妻同時在殯虞祭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

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一尸以其漸吉故也凡吉祭止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賈公彥說自禫已焉器中之祭皆男女异尸以周案孔疏末昰士虞記云禫月吉祭猶未配舊說不以其妃配則禫以焉夫妻不合祭祭各以其尸矣鄭注司尊彝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异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

記男男尸女女尸必使异姓不使賤者鄭元云异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胡培翬云鄭意尸不用庶與妾故又申之曰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庶孫之妾尤賤故特舉以言之賈疏謂無適孫妻使適

孫妾又無乃使庶孫妻似失鄭意又記必使異姓不使賤者二語緊相承接故注以爲皆指女尸盛氏世佐謂不使賤者兼男女尸言非矣以周案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鄭注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男無孫列可使則無尸女無適孫妻無尸可也胡駁賈盛皆是一說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總承男女而言注以爲男尸必用同姓且必亐死者爲孫之倫不知此爲虞祭與它祭異蓋禮葬日虞死者甫及三月其孫之倫尚未變麻卽葛使爲之尸安能晏然成禮卽大功以下亦俱在丈夫婦人哭踊之列者故特記之曰必使異姓以同姓者哀未

忩也明日以其班祔其禮如特牲饋食之事愈趨于吉
記則云用嗣尸嗣者孝子之子死者之孫曾子問所謂
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無孫則取于同姓是也此
說甚辨然記云無尸為無孫列可使如用異姓何至無
尸且虞祔連日祔用嗣孫何閡乎虞當以舊說為安
鄭元云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
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
接神祝當詔侑尸也敖繼公云入謂入門也言祝從尸
者嫌其如迎尸之時猶先行也祝始出迎尸先行入門
及尸入祝乃居後而從之少牢禮祝先入門右尸入門

左入門如是則入戶亦可知以周案二說皆通

鄭元說始設尊于奧在未迎尸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凡祭成人必備陰陽二厭殤則不備萬斯大說天子諸侯于祭之始有灌地降神之事而大夫士無之特牲少牢二禮尸未入之前祝酌奠奠于鉶南祝祝竟然後迎尸此亦降神之意鄭氏以此為陰厭天子諸侯于祭之終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于此故設祭于堂為祊乎外而大夫士無之特牲禮旣餕改設俎敦于西北隅此亦于彼于此之義鄭氏以此為陽厭抑知祭成人必有尸祭殤必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

陽厭以祭凡殤曾子問昭昭明箸非指祭祖禰時也且
厭爲飽飫之義祭方始而與祝安得遽飽使凡祭必備
二厭則少牢禮何以不儐尸者有改設之事而儐尸者
無之邪以周案曾子問云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則
成人之祭自有陰陽兩厭也曾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
則不攝主之正祭自有厭祭也褚氏云孔子言有陰厭
指宗子爲殤者有陽厭指凡殤言之曾子誤會以爲惟
成人之祭有陰厭陽厭殤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俱有
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荅之言陰厭陽厭各有所指
非一殤兼兩厭也觀此問荅則成人之祭陰厭陽厭俱

有明矣而宗子爲殤之陰厭與凡殤之陽厭俱因成人之祭名以名之也又明矣萬氏之說本陸農師不足信下大夫不儐尸有陽厭上大夫當自儐尸無陽厭凡曰厭皆無尸厭有東面南面之別說詳饋食門

士虞記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鄭[元]云鄉尸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言還至門明其閒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敖繼公云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也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旣降祝乃

反面而行以周案注所謂節者先鄉歬道之節也記文于還及門歬種言降階者明自降階至及門其閒無先鄉之節也鄭注旣明其義又云降階如升時升時自入門至階祝于其閒無節故曰如非謂鄉尸直同延尸也鄉尸在歬道之延尸在後進之經尸入門及階祝延尸鄭注延進也特牲禮尸至于階祝延尸鄭注延進在後詔侑曰延與尸降祝歬道異記又云還及門如出戶謂將出門如出戶時先鄉尸非謂出門後又鄉尸也下云尸出祝反不言鄉可證賈疏釋鄭皆非其義王氏述聞胡氏正義疑經注皆有衍譌尤失之敖說之誤胡氏已

辨之詳矣

鄭[元]云宗人告事畢賓出則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吳廷華云少牢下篇婦人徹室中之饌則此亦婦人徹之可知注因曾子問取兮兄弟語故為此說而不知例在少牢也

記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鄭[元]云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方苞云此明雖不餞而主人主婦及賓猶出也云拾踊三則賓亦出可知虞祔而退之賓義比兮兄弟故與主人同踊以周案鄭讀猶出几席句方讀猶出句几席設如初句較鄭為長

記始虞用柔日鄭元云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
陰取其靜敖繼公云柔日言用則固非葬日矣張爾岐
云古人葬日例用柔日蔡德晉云言用柔日對下三虞
卒哭用剛日也以周案張蔡申鄭是葬日虞弗忍一日
離檀弓有明文敖說與記文違
記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它用剛日亦如
初鄭元云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
取諸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它謂不及時而葬
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
哭之閒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它者假設

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敖繼公云它者變易之辭猶今之言別不用柔日而別用剛日故云它蔣斯大云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皆字包三虞故于哀薦虞事下復言三虞二字以足之三虞不連卒哭讀卒哭它用剛日謂卒哭別用剛日也且卒哭祝辭曰哀薦成事與此卒哭曰成事合先儒連三虞卒哭爲句謂同用剛日則虞祭亦可曰成事乎王引之云蔣說近之而

文義未安也今三復記文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寘者錯亂在下耳再虞三虞是兩事故曰皆如初若止再虞一事則但云如初可矣何㝵言皆乎鄭不悟三虞為錯亂在下之文而以三虞卒哭連讀亏是用柔日之三虞誤以為用剛日矣三虞當與初虞再虞同用柔日而儕虞事斷無與卒哭同用剛日而儕成事之理也鄭謂它為不及時而葬者之祭在虞卒哭之閒其說不安敖以它為變易之辭若然則經文但云卒哭用剛日已別亏虞之用柔日何必枝蔓其辭而云它乎葢三虞之明日雖有剛日而不以之卒哭必用明日以後之剛日乃

爲卒哭之日故不直曰用剛日而曰它用剛日明所用者它日非明日也它用剛日蓋三虞以後之弟二剛日也以周案再虞曰皆如初明包三虞萬說是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曾子問䄍記亦竝云卒哭成事則哀薦成事爲卒哭之祝辭萬說亦是而三虞之文遝與卒哭相連者爲其皆用剛日也上云始虞用柔日與三虞用剛日對文許君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是士卒虞在再虞後一日剛日之證記曰它檀弓曰變爲別異之辭敖說可通王氏好改經文以就已見其以它

爲別一日說本江震蒼如其言當云用它剛日難信

又案曲禮疏引異義左氏說有九虞者以柔日句都辭也非謂天子卒虞用柔日不然與十六日不合

記始虞辭曰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鄭元云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今文曰古事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吳廷華云此本虞祭當如下再虞之辭曰哀薦虞事安有始祭不言虞反言祫至再祭始言虞事之理此應在以其班祔之下蓋祔辭錯簡于此爾適爾皇祖某甫亦祔祖之辭重出于此王引之云祫當作虞始虞曰哀薦虞事下文再虞三虞

又曰哀薦虞事明始虞再虞三虞祝辭無異辭猶下文朞
而小祥古文曰薦此祥事又朞而大祥亦曰薦此祥事
也其薦祫事之文則當在祔祭祝辭內錯亂在此曰皇
祖當為皇考適爾皇考者謂以此虞事適爾皇考之寢
而薦之猶特牲禮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也以周
案祫事當依今文作古事古猶初也謂初有事于祭古
事對下成事為文李氏集釋作合事欲與祫義近而改
之也吳氏以此十字為祔辭錯簡王氏以為字譌非
鄭元云祝饗告神饗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
夙興夜處不甯下至適爾皇祖某甫尙饗是也祝祝者

釋孝子祭辭賈公彥說饗神引記者是陰厭饗神辭釋孝子辭者經記無文少牢迎尸祝孝子辭云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至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宜與彼同但儞哀爲异下記饗辭云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是迎尸後祝辭敖繼公說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是饗辭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云云是迎尸壽祝辭江筠云迎尸上祝辭疏謂宜與少牢同案記哀子某哀顯相云云卽其與少牢同者也彼吉祭故云孝孫云歲事云以某妃配此器祭故云哀子云祫事云適爾皇祖彼大夫禮故有柔毛此士禮故惟剛鬣既有此辭見之記矣何得

別有辭見少牢乎褚寅亮云事神之辭宜詳事尸之辭宜略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此辭宜用于尸不可易之于神以周案江氏駁賈褚氏駁敖皆是說並詳饋食門

萬斯同徐乾學說經既言祝祝則必有辭無疑若上所言祝饗未必有辭也尸未入而告神止一事爾胡為既有饗辭而又有祝辭饗辭已有絜牲剛鬣嘉薦普淖之語而祝辭復有柔毛剛鬣嘉薦普淖之語何辭之重而意之複也葢經言祝饗不過祝以饗告神而未有辭至佐食代祭之後始讀祝以告神爾故今定以夙興夜處

云云為告神之辭以圭爲而哀薦之云云爲告尸之辭
冄說以告神故有適爾皇祖之語後說以告尸故但言
圭爲而哀薦之鄭賈以意爲補之說不敢從焉胡培翬
云經言祝饗係目其事下云祝祝卒乃是釋其辭注云
告神饗者卽記所云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引記哀子
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云云以明饗辭者乃是豫言之非
謂此時卽釋此辭也故下祝祝卒注云祝祝者釋孝子
祭辭而不更言何辭明所釋卽夙興夜處云云之辭也
又記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下注云
曰辭也祝祝之辭也是亦可證鄭意因以祝祝所釋之

辭卽上注所云饗神辭明矣徐氏謂告神止一辭甚是但謂祝饗未必有辭猶未確又解迎尸祝辭爲如少牢孝孫某以下云云乃賈疏之說徐氏幷以咎鄭亦非

以周案胡氏申鄭說本江震蒼更爲詳密

金榜云祭于苴曰祝饗迎尸祝曰祝祝墮祭曰祝祝皆有祝辭記載兩辭咸未知所用鄭君于特牲祝饗注云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哀薦之饗由是推之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之辭卽迎尸祝之祝祝也記所謂饗辭卽墮祭之祝祝也諸侯遷廟禮曰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

以從亏新廟敢告辟如食閒擯者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言如食閒者庶幾神之饗是故又祝饗以勸强之是無尸者亦備祝辭饗辭禮也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旣饗祭亏苴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閒祝聲三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吾友江震蒼筠云鄉當爲饗古通用字也見聘禮公食禮鄭注虞禮祝饗在墮祭時無尸者不墮猶祝饗與有尸同故曰饗如初前云禮及薦饌如初後云宗人詔降如初皆謂其與有尸同禮上云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此云饗如初主人

哭出復位先祝後饗禮與諸侯遷廟相符唯祭亏苴祝
饗其辭別無攷見鄭君以哀子某哀顯相之辭當之因
以下經祝祝卒者爲釋孝子祭辭此始非也以周案記
祝從啟牖鄉如初鄭注鄉牖一名也啟牖鄉連讀救繼
公說鄉猶面也祝在主人之左皆西鄉鄉牖下爲何江
氏以鄉爲饗之通俗字金氏據大戴諸侯遷廟禮以爲
無尸者亦祝辭饗辭俱有說似有據然祭祀止有一饗
經記有尸之虞其祝饗祭亏苴在祝祝卒之前記記無
尸之虞其旣饗祭亏苴祝祝卒在未闔戶牖之前具有
明文如旣啟戶牖之後又曰饗如初是一祭再饗顯與

有尸不同何得復云如初其云祭苴祝饗無攷見卉乎鄭注亦非鄭注以哀子某哀顯相云云為饗辭祝祝卒者為釋孝子祭辭明所釋之辭即上哀子某哀顯相之辭也江氏云祝辭亏末必云饗故又或謂之饗辭饗祝二者經實通言非有二也此較金說為當

鄭元云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敖繼公云主人不與則丈夫自齊衰以下婦人自主婦以下皆得為之矣以周案敖說非也褚氏云齊斬既不與饌則亦不與徹可知

鄭元云哀子某哀顯相喪祭儐哀顯相助祭者也顯明

也相助也詩云肅雝顯相方苞云如偁亞獻之主婦不得云顯偁三獻之賓長不得云哀蓋謂衆子及嗣孫也弟副兄孫承祖皆天之顯道故云哀顯相以周案助祭者衆不得名曰哀顯相都譽也有衆主人故曰哀有賓長故曰顯鄭注是如方說主婦亞獻豈亦非天之顯道襍記祭偁孝子孝孫喪偁哀子哀孫孔穎達云卒哭以後之祭吉喪謂自虞以前凶祭也士虞禮偁哀子卒哭乃偁孝子賈公彥云三虞卒哭偁哀祔及練祥吉祭改哀偁孝以周案卒哭偁哀賈疏是凡曰孝子孝孫哀子哀孫皆祝辭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偁名不偁孝鄭注孝

宗子之偁則哀亦宗子偁也孝子孝孫哀子哀孫皆宗子之偁其衆子衆孫之助祭者曰哀顯相不得直偁哀子哀孫士虞記哀子某哀顯相顯有別矣今衆子亦偁哀子誤也與人言自偁哀子更誤也已可偁哀子將亦可自偁孝子乎後世又有父孤母哀之分尤屬不經

記敢用絜牲剛鬛香合嘉薦普淖鄭元云香合黍也大夫士亏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方苞云尸所飯惟黍故獨舉香合邉豆之薦陸產水草之和具備正所謂嘉薦普淖也注誤以曲禮剛鬛香合等爲人君祝號而不知爲上

下之通稱由此曲生枝節王士讓云首敘牲次敘盛卽篇首所云特豕饋食盛世佐云祭時黍稷俱有惟言黍者舉其尊也此祝辭但以物之輕重為先後初不依薦設之次若依薦設之次則豕俎不當在薦上矣普淖益謂鉶也鉶和羹故以是名之以周棄香合二字當為衍文王盛二說竝記文似順但祭以牲食為重如普淖非黍稷少牢禮何獨遺之王氏述聞又謂下文明齊二字宜在香合之上其說亦非

記明齊溲酒鄭元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涗齊貴新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兔腊

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爲醙敖繼公云明齊蓋言醴也用明水涗醴齊故曰明齊祝祝之時尊用醴不用酒云溲酒似衍文盛世佐云明齊謂醴溲酒謂酒酒以酳尸尸即神象也祝祝之時言醴而并及酒不亦宜乎褚寅亮云注以明齊溲酒爲酒而無醴敖氏謂有醴而無酒不可從下云普薦溲酒專言酒不及醴斯可知無醴矣王引之云水不可謂之齊郊特牲云明水涗齊云祭齊加明水則明水與齊爲二不得謂明水爲明齊也下文之溲酒舉酒以該醴祔祝辭但言溲酒而不言醴與此同明齊非謂醴也溲酒之溲今文作

醙鄭注聘禮云醙白酒也下祔祝辭單言溲酒則溲酒乃酒名不連明齊為義亦不得云以新水溲釀此酒也明齊二字疑當在香合之上絜牲剛鬣明齊香合相對為文據今文作明粢則齊為粢粢盛之粢明甚字通作齍春官太祝辨六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此云絜牲剛鬣牲號也明齍香合齍號也明猶絜也明齊即桓六年左傳之絜粢兼有黍稷而但曰香合者據黍以該稷也明齊香合已言黍矣不得又以普淖為黍稷淖者濡且濁之偁廣雅淖溼也又曰淖濁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淖濡甚也羹為濡且濁之物淖又訓和鉶羹乃和五味普

淖之名非鉶羹不足以當之豆則嘉薦鉶則普淖故祝辭連言之以周案明水涚齊故曰明齊鄭以明齊涗酒四字爲一物與上香合嘉薦普淖各二字文法不類郊特牲明水涚齊齊卽五齊之齊以明齊爲新水亏義亦曲王氏述聞以明齊二字文枉香合之上明齊香合爲黍稷普淖則鉶羹也剛鬣俎實香合簋實嘉薦豆實普淖鉶實下祔祝辭不備牲曰尹祭爲籩實曰普薦又爲俎實但祭以牲食爲重下祔祝辭旣不舉牲幷不舉黍稷叓屬可疑少牢禮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亦不及黍稷何居說詳饋食門

鄭元云士虞禮祭于苴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以周案舊說大夫士無主而以苴代之是苴有主道也鄭駁异義特牲士禮結茅爲菆猶用舊說此注以特牲少牢有主象而無苴文直破其說而云設苴以定之者周官司巫祭祀則供匰主及蒩館主苴竝設是苴非主道也士無主而猶設苴者所以定其位也然則苴者不論有主無主而皆設矣亦何疑特牲少牢之無苴乎此祭苴爲祝饗禮特牲饋食亦有釋奠祝饗之文則有主者饗于主無主者

亦審于其可知矣

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主古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十六日諸侯七虞十二日大夫五虞八日士三虞四日既虞然後祔死者于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孔穎達云公羊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左傳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喪主其義不異故鄭氏不駁以周案喪主于虞為祔祖也吉主于練為遷廟也公穀兩傳之義同左氏于葬僖公下發綏作主之傳意亦以葬虞作主為正其綏者亦不可踰卒哭之期百蓋桑主之作為祔祖諸侯七

月卒哭而祔去葬虞之日尚賒左氏家說旣虞而祔顯
與本文卒哭而祔之語悖虞畢卽祔不待卒哭漢禮如
此左氏家誤沿之爾
孔穎達云諸侯五月而葬葬日而虞閒日一虞凡七虞
明日而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爲祔祭祔而作主
不過在葬後半月耳今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木主是
太緩以周案據禮記文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祔
而作主于葬後遲二月疏誤
异義云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于兩楹之閒一說埋之
于廟北墉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左氏說從主祏

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
無明文鄭元云士喪禮重與柩相隨柩將出則重倚于
道左柩將入于廟則重止于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亦當
然練時旣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于道左練
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旣虞埋重于道左何休云
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閒以周案通典引五經要義說
埋主文與异義所引一說同

受業丹陽王英覺
從子　　家楠仝校

䘮祭通故三　　禮書第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閒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巳敖繼公說卒哭卒殯宮之哭而朝夕哭亏其次卒哭非祭以周案卒哭祭名鄭注昰襍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鄭注卒哭成事祔言皆則與虞异矣孔疏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為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太牢其牢旣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敖氏以三虞卽卒哭是拾鄭所弃之說以為說也虞為䘮祭卒哭為吉祭迥然不同萬

季野申敖說凌曉樓列七謬以辨之矣大夫以上虞卒哭異月士雖同月亦當異日鄭云卒哭朝夕哭而已士喪禮文盛氏謂卒兄弟外兄弟等之哭尤誤

敖繼公云士虞記云既三虞乃叓端言亦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者明葬與卒哭之月數當視殯之日數也以周案禩記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則卒哭之月數當視虞數不視殯之日數矣敖氏本左氏家說非也天子九虞其葬未必皆上旬尤不能與卒哭同月

記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孔穎達說上云虞卒哭及祔皆據正禮此謂之變卽小記云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後卒哭其虞卒哭之閒爲日尙賒不可無祭故于剛日連接其際也吳澄說變而之吉祭卽上吉祭易喪祭也比祔必接卽上明日祔于祖父也謂祔于卒哭之明日相連接而不閒斷以周案凡祔主用吉祭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二句連讀釋周卒哭用吉祭之故也必于是日也接屬下爲義是日

謂卒哭之日釋周卒哭而祔不從殷練之義也殷練而
祔周卒哭而祔義與上屬孔子善殷作反結語與首章
孔子曰否立孫同一文次祔在練時則卒哭不必變吉
祭矣蓋練變吉祭祔用吉主于禮為順也若周人迫欲
安其親不忍一日無所歸與殷人不忍亟其親遽比之
先祖二者各欲申其孝思無分厚薄舊解孔子善殷與
上割截或遂嫌周人薄待其親過矣孔子善殷善其禮
節之當而已
鄭元云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敖繼公云旣餞
復薦于寢而告之薦謂薦脯醢而奠酒也褚寅亮云祭

而告以隮祔因而餞之禮之序也餞而復告不傎倒乎況始亦奠以脯醢至反哭則不奠經有明文乃亏卒哭後設奠乎

鄭[元]云將旦而祔則薦謂卒哭之祭卒辭卒哭之祝辭敖繼公云卒謂已薦也已薦則祝告以此辭金榜云此箸其與虞辭所易者故曰卒辭特牲卒曰筮子爲某尸注云卒曰者箸其辭所易也與此同義

鄭[元]云洗在尊東南在阼之左又少南也敖繼公云洗取節亏尊是猶未離亏廟阼外之西方也吳廷華盛世佐說洗亦篚皆在阼右如注說當言阼不必言尊矣褚

寘芃云水東而篚西略倣堂下直東榮之處故注云枉
門左張惠言圖亦從鄭以周案當以吳盛申敖爲得
記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鄭元云尹正也縮從也
古文縮爲蹙李加圭云從置半尹于上以爲祭敖繼公
云二尹云縮則祭半尹橫矣以周案尹訓正謂正方也
無橫從之可言半尹斯有橫從矣縮祭半尹李讀爲是
縮祭對橫祭爲文凡吉事皆橫祭鄉飲記薦脯五脡橫
祭于其上鄉射記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此云
縮祭不橫者變于吉
鄭元云祔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專猶厚也折俎謂

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爲之今脰膉貶于純吉今文字爲折俎而說以爲肵俎亦甚誣矣古文脰膉爲頭嗌敖繼公云惟云取諸脰膉是不分左右皆用之矣吳廷華云專用膚尸俎也以周案敖吳二說皆非褚氏云既虛右胖不用雖脰膉亦取連左胖者胡氏云虞祭尸俎用七體祔何獨用膚乎其不然明矣

鄭元云或云以左胖虞右胖祔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肫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李如圭云特牲饋食禮尸俎右臂阼俎臂用左阼俎主人俎也今阼佌肵非王引之云肩亦衍字特牲記尸俎右肩臂阼俎

臂是皆有臂也若肩則尸俎有而阼俎無不㫒云皆有以周案鄭之解經李王之校注皆是

賈公彥云言用嗣尸則從虞以至祔祭惟用一尸而已敖繼公云嗣尸主人子行之次于虞尸者也虞祔异尸以周案敖說非或云嗣尸主人之嗣更誤

鄭元云祔祝辭欲其祔合兩告之士之皇祖于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江筠云卒哭反廟乃天子諸侯禮注謂士之皇祖亦然非王引之云孝子某子當為孫下文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皆告祖之辭自係當言孝孫不當言孝子蓋因

上文三言哀子某而誤兩爾字皆偁其祖非上爾其父下爾其祖也鄭注以為兩告之非以周案士卽無主亦當反饗于廟江氏斥鄭非王氏專輒改經尤未可信

鄭元云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賈疏也敖繼公云謂隮祔爾孫婦于皇祖姑褚寅亮云孫婦以代男子之爾字對新祔者而言敖氏添爾字于孫婦之上不反對皇祖姑而告邪

記祔祝辭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鄭元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普淖黍稷普薦鉶羹王引之云尹祭為遵實嘉薦為

豆實普淖為鉶實普薦為俎實以周案如王說不舉黍稷可疑其云普薦俎實是也祭義曰薦其薦俎薦俎實牲魚腊故曰普薦既曰普薦可無疑于云尹祭而不言牲號矣竊謂詩俐黍稷為嘉穜記言籩實為美物嘉薦謂籩實黍稷普淖鉶實鉶羹普薦俎實牲魚腊說詳饋食

襍記大夫祔于士士不祔于大夫而小記云士祔于大夫則易牲孔穎達云此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于大夫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不祔于大夫猶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若有士則當祔于士一說士不祔于大夫謂祖庶之為士者適孫乃祖之正體其庶

主其祭焉故可祔以周案壽說是

萬斯同云䄙記祔于大夫之昆弟則是從孫而上祔于從祖矣從孫恐無配食從祖之禮倘使其士而本宗子則固當祔于宗子之家今祔于從祖則是宗子而入支庶之廟矣喪服小記言士祔于大夫則易牲則士固有上祔大夫之禮矣胡為而祔于從祖乎夌曙云小記之士大夫不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與䄙記之文一例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猶之士不祔于大夫也祔于諸祖父之為大夫者猶之祔于大夫昆弟之為士者也言諸祖父則非本生之祖父可知是從孫而

祔從祖之証也士祔于大夫變例也賤不祔貴常例也喪服之言宗子之制自异于它人又不得以此而例宗子以周案襍記之大夫據別子言也別子特起爲大夫其庶孫之爲士者禮不得祔于大夫故祔于別子所自出之士庿而其庿又無可祔故祔于別子之昆弟此通禮也萬氏何疑焉

喪服小記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以大夫牲鄭元云此謂始來仕無庿者無庿者不祔孔穎達云大夫次祔于其妻故知是無庿者陸佃云祔于

其妻卽是祔于其祖姑蓋妻未有不祔于祖姑者也鄭謂始來仕無廟誤矣金榜云朋友主喪亦必為之虞祔不繫于有廟無廟襍記王父亦未練祥而孫又亦祔于王父則于殯宮祔喪服小記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則為壇祔未聞無廟不祔也案襍記疏云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祔祭王父其義自正壇祔之說亦未是辨詳宗廟門此經承上婦祔于祖姑言之祔于其妻卽此祔于祖姑也凌曙云經言祔于其妻而說經者以為祔于其祖姑何也妾可為壇祔之大夫始仕它國此時雖無祖禰之廟而异時為不祧之祖此不可以壇祔也故祔于其妻而不㝵以昭穆祔此變

禮也卽如別子爲祖大夫不㝵祖諸矦則別子無廟至繼別爲宗宗子乃爲別子立廟此時別子旣無祖廟又無祖之兄弟公子之廟可祔然則不祔亐其妻將誰祔乎以周秦金氏申陸不足據袁氏申鄭是已但始來仕者旣不爲祖禰立廟何以有妻廟應子和當致疑亐此葢此節申明寿文士大夫不敢祔諸矦之意所謂其夫爲大夫不爲大夫謂公子之身也公子不㝵祖諸矦旣不能立祖禰廟又無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亦無諸祖姑可祔故爲之立廟其妻廟卽公子之廟也故公子亦祔亐其妻

唐會要云凡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張載說葬祔
以前娶繼室別為一所黃榦說小記云婦祔于祖姑祖
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
子特考之不詳爾以周案玩小記則祔于親者是祖姑
三人各為一所也當以張子說為正參見時享門
崔靈恩說妾攝女君亦于廟中為壇祭之若不攝女君
之妾則別為壇不在祖廟中孔穎達云小記妾祔于妾
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也下文云妾
母不世祭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
一說妾無廟祭于寢設當祔者之主而祔之也凡無廟

者祭于寢以周案諸說皆非辨詳宗廟門

鄭元云妾祔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女君適

祖姑也以周案喪服經女君皆指適妻

鄭元云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

肺無肵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卒哭成事之後

爲吉祭不舉肺以下以其無尸及所降也其它如成人

舉肺肵俎利成禮之施于尸者陰厭是宗子爲殤祭之

于奧之禮小宗爲殤其禮亦如之孔穎達云熊氏殤與

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惟據祔與

除服也庾氏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庾說殤與無後

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孫希旦云士虞禮無尸祝祝卒不綏祭無黍羹湆胾從獻祭殤無尸亦當如之不言無黍羹湆胾從獻文略耳鄭謂其它如成人未審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蓋既祔于祖自後祭祖之時則其神依祖而食實無別祭鄭解吉祭爲卒哭以後之祭是已而殤雖有祔與除服二祭此所言吉祭則惟據祔祭孔氏兼據除服非是蓋虞與除服皆祭于寢宗子凡殤其處不异而祔于祖廟則祭之异所故陰厭陽厭之名惟祔祭有之而虞與除服則但有陰厭而無陽厭也以周案殤有除服之祭見小記除服祭于寢無見文殤

之祭不止祔與除服歲時亦共牲于宗子而祭焉庾氏之說與小記從祖祔祔食鄭注甚合祭法云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其父沒殤祭乃止

鄭[元]云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句絕孔疏言字下屬非鄭意上文云吉祭特牲惟據士禮故總殤與無後者若而人而云共祖禰者言祭于宗子之家者為有异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其其牲物凡殤特牲宗子皆主其禮凡宗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

爲凡殤孫希旦云凡殤自宗子以外凡適庶之殤皆是也注謂庶殤不祭以凡殤專爲適子之殤非也禮記云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祔于王母則不配案配有二說據注疏配謂幷祭王母不配謂不祭王父一說配謂配食即所謂從祖祔食據殤而言女子未嫁亦未成人者也而祔何以庶子之未成人者不祔乎禮記云有父母之喪何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可知兄弟之喪不限適庶皆祔矣諸父無後者祭于曾祖之廟若曾祖無廟則于祖廟祭曾祖而祔之注謂爲墠祔之亦非以周案鄭注曾子問凡殤云庶子之適又注小記殤從祖祔食云凡所祭殤者惟適子其義本諸祭法祭法

王下祭殤五皆以適言又云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亦承適言鄭彼注云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于廟之奧謂之陰厭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于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曾子問小記兩注必引祭法證明之義乃憭然自孔氏未能疏明遂致後人疑駁襍記女子祔于王母主女子嫁未三月而死者言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主既不祔于皇姑則宜祔于王母矣注疏祔于王母兼女子未嫁者言本未盡是襍記又言祔兄弟之殤謂功服以下之親卽禮經所謂兄弟

服鄭注云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是也孫氏不㝵據此爲難

鄭元云曾子問曰殤不祔祭祔當爲備聲之誤也孔穎達云小記殤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爲備以周案祔宜如字孔子言殤有陰厭有陽厭指適殤言卽小記所謂從祖祔食是也曾子習見庶殤不祔祭故疑以問孔子乃以宗子之殤陰厭凡殤陽厭荅之爾兩文各有所指不㝵因乖輒破其字

春秋左氏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賈逵服虔說特祀于主謂在寢三年畢遭

烝嘗則行祭皆于廟賈疏云言遭烝嘗乃于廟則自三年以祔未畢遷廟賈服之意不與鄭同杜預說特用喪禮祀于寢不同之于宗廟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呂大臨云旣祔之後有練祥禫皆特祀其主于所祔之廟至除喪遷廟以時而烝嘗禘焉徐乾學云卒哭但祔祭其主于祖父之廟祭畢反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儕主而不可儕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嘗禘于廟以周案古者喪中不祭而特祀于新死者之主至禫月之後遇有烝嘗之吉祭斯尋禘于太廟徧及羣主對禘言故曰特祀對羣廟言故止儕主特祀于主明不祭羣廟也左氏此

傳爲文公二秊二月作僖公主在僖公薨後十有五月

失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之禮而八月禘于太廟躋僖公

在薨後之二十一月尚未終喪又失特祀于主烝嘗禘

于廟之禮故于此傳幷發之也杜說喪中有祭大違傳

意呂徐之說亦非

禮家舊說祔如饋食則祥禫之制亦然矣以周案虞祔

祥禫與饋食亦有別士虞特豕饋食而無胕俎不致爵

不加爵尸不食舉佐食不舉魚腊亞飯舉魚腊實于篚

而不以授尸主人獻尸後不獻賓不旅酬不餕具詳本

經曾子問云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

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
大祥奠酬不舉亦非禮也鄭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
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葛氏云襍記自諸侯逹諸士小
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
人啐之衆賓兄弟飲之攷士虞禮畧祭也尸酢主人主
人飲卒爵練祥吉祭何反止于嚌啐孔疏云此主人嚌
之啐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時也衆
賓兄弟啐之飲之謂祭末受獻時也賓長之酢止于嚌
啐而尸酢卒爵者神惠重賓酢輕也通練祥二祭于特
牲禮者不可不知

鄭元云卒哭之明日祔祔已復于寢練而後遷廟張載云喪須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國語言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陳祥道云喪禮每加以遠故將葬而旣祖柩不可反孰謂將祔旣饋主可反乎呂大臨云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藏于其祖廟有祭卽而祭之旣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故謂之祔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朱熹云若說祔後卽去几筵則當練而祔若說祔畢復移于寢則如周制祔亦何害禮注穀梁傳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亦然以此

知古人必練而遷几筵于廟猶日祭之蓋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者之主祭于祖廟并祭其祖祭巳則復新死者之主于寢而祖尚未遷比至于練乃遷其祖而納新主于其廟爾以周案據襍記文士三虞三月卒哭大夫五虞五月卒哭諸侯七虞七月卒哭云周卒哭而祔則祔亦有三月五月七月之別也殷練而祔則皆以十三月為斷自天子下逹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謂卒哭作桑主以祔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謂至練新其廟栗其主將

以遷也鄭君朱子分祔遷爲兩事義實本此朱子此說申鄭又謂大戴諸侯遷廟在大祥之後穀梁但云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安知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又從服注與此兩歧竊謂大戴禮言遷廟君元服從者皆元服當以練言爲近如喪終遷廟當服冕服張子謂三年常設几筵于寢經傳本無一證不必泥也且如其說七廟中長有虛主矣不若從鄭爲安然鄭君又謂祔已即復于寢若然則祔猶不祔近于虛文旣失喪事有進無退之義且失祔祭餞行之意矣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又云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

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七廟之有虛主惟卒哭以再爲然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則王父之主亦反王父之廟于是新主祔焉自祔而後七廟皆無虛主比練之日又作桌主特祀于寢其時王父之主遷于高祖廟新祔之桑主亦瘞其廟又虛故有易檐改塗壞廟之事新廟既成遂納桌主而不虛焉近儒于此紛紛聚訟其說繁不勝辨

盧辯云諸侯遷廟詞親過高祖則毁以昭穆遷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鄭士虞注曰練而後遷也君[元]服者今未即吉故略同爵弁亘從至于廟

廟殯宮不言奉主而偁奉衣服者以毀易祖考誠人神之不忍以周案大戴諸侯遷廟篇乃國君徙都之遷廟禮非練祥遷廟沿也人君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新廟既成乃可從而徙居之但廟之在舊都者禮不可毀主之在舊廟者禮亦不可去其迎精而之新廟惟先君之衣服耳故一再曰奉衣服與衣服而不言奉主自舊都之新都路必遼遠故君升車從者亦就車車之所過者不止一邑故有溝渠且有大溝渠古以元爲純吉故元冠不以弔凡服之專以元偁者有二一曰元端爲冠衣裳皆元也小記所謂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元是也詳下一

曰諸侯之冕服凡冕服天子元冕絲衣絲裳諸侯元冕
元衣元裳故采菽之詩王錫諸侯曰元衮及黼天子諸
侯齋戒亦用此服故郊特牲記齋服亦曰齋之元也此
篇君及從者皆元服即所謂齋之元是也齋之元為元
冕元衣元裳之冕服則此元服為冕衣裳皆元可知也
盧氏以為練而遷廟服爵弁不知爵弁無元服之名且
諸侯亏練亦惟用緊弁而已其不合本文一也練時遷
廟據舊說由路寢遷之路寢至廟甚近有何溝渠有何
大溝渠其不合本文二也國君下宗廟君出寢門乃升
車至廟門必下其乘車有幾何地且君即乘車而從者

亦就車亏其閒尤大不敬其不合本文三也自宋以來皆宗盧說而不覺其失故詳辨亏此

春秋穀梁傳佗主壞廟有時日亏練焉壞廟楊士勛云佗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秊畢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卽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或以爲練而佗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亏練壞廟亏傳文雖順舊注不然故不從之以周案楊氏敢申注以紬經崇尙家法之通病學者當玩本文蔦氏云穀梁子以周八言周制自燕可疑且桑主曰虞旣用亏虞祭之日則桌主曰練必用亏練祭之時旣佗主則入廟矣豈有名之

爲練主而不用之于練祭者使其仍祔于祖廟則不必更作新主旣已更作新主則必遷之于新廟可知矣近之申賈服之義者以爲穀梁傳僅言壞廟不曰遷廟是遷廟自在三秊喪畢之後范注云將納新神言將亦明有待殊不知將者近習詎待終喪三秊如入主果在終喪于大祥壞廟易檐改塗可也又何爲于練焉乎

賈公彥云惟祔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于寢其大祥與禫祭主自在寢祭之以周案鄭注祔後反寢已難據信賈疏練後又反寢更屬穿鑿遷主反主一再不已慢神黷禮莫此爲甚

鄭[元]云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言常者朞而祭禮也古文常為祥以周案常祥音近字當依古文作祥常事為四時祭祀之通僻祥祭不㝵僻常鄭意欲與大祥辭別故從今文其實今文義短古大小祥皆卜日祭之不在忌日忌日必哀近人亏忌日行大祥而服吉服謬矣

祥禫之說不同王肅說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而樂故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閒傳亦云三秊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文王中身享國為身之中閒同鄭學者說喪二十五月而畢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延至二十七月

而禫二十八月而樂士虞禮中月而禫與大祥閒一月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季考校皆以中爲閒檀弓是月禫非上之祥月乃發下文非冡上文也難鄭者云檀弓之文上下相冡鄭解殊謬且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禫並不得作樂何記言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乎申鄭者云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爲之者也如王肅說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閒應云月中不得言中月且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難鄭者云

若以二十七月而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季小記何
以云再期之喪三年申鄭者云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
爾如王肅等難則為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
以云期之喪二年以周案鄭云二十七月而禫本大戴
喪服變除禮及白虎通義襍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
月大祥十五月禫為妻之喪尚祥禫異月況父母三年
之喪而可祥禫同月乎中月而禫當如鄭解檀弓是月
禫是與宴通宴月者實月也謂實足一月也公羊傳云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謂自朔至晦
適匝一月義與此同是月禫卽中月禫徙月樂卽踰月

歌是月徙月對文成義大祥當卜二十五月下旬必足一月斯可禫祭則在二十七月上旬矣禫吉祭用近日而樂易月斯作不必在實月後故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爲未徙月也十日而成笙歌當在徙月之後大祥卜二十五月下旬越十日斯徙月矣徙月而樂不必至禫郎記所謂禫而內無哭樂作也十日徙月而成笙歌郎記所謂歌在踰月則善也鄭王兩家必謂樂作禫後亏記文多不可通禫祭說文作導祭鄭注士虞記云古文禫或爲導器大記注云禫或作道皆叚借字

鄭[元]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

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盛
世佐云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祔于皇祖姑俟其夫
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所謂配也未配則但祭考而已萬
斯同說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禰也當禫
之月而行宗廟吉祭則但祫祭祖禰而不以新死者配
之蓋不忍遽同之于先祖也以周案盛申鄭注甚明萬
說配謂配祖亦備一義禫月之後有四時吉祭遂禘于
太廟而升新死者之主配食于太祖焉故春秋傳曰烝
嘗禘于廟若禫月即有烝嘗吉祭則未敢遽升配焉故
此記曰是月吉祭猶未配近之申鄭難萬者以為配有

二義一以人鬼配天帝一以妻配夫若子孫合祭于祖
于凶禮謂之祔于吉禮謂之祫以嘉禮言之亦謂之合
食無所謂配也但記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配謂配享于廟記有其文矣或謂父卒禫猶廢祖妣此
說大謬
鄭[元]云卒二十八月始服吉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
廟明年春禘于羣廟范甯王肅杜預等說二十五月除
喪致新主于廟則遠主當遷故即行禘以審昭穆以周
案大禘本非為祧主而設士虞記云禫月吉祭猶未配
則大禘配祖當在二十八月之後范杜等說非

鄭元云王制器從死者祭從生者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孔穎達云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後吉祭若器祭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于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牲又襍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以周案白虎通引王制作葬從死者鄭注釋以衣衾棺椁似亦作葬字葬從死祭從生文意與中庸同但中庸祭以大夫祭以士自指除服後吉祭而器祭仍從死者之爵小記襍記文可證孔疏旣申盧說又爲鄭

凶護之未是

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董仲舒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鄭[元]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預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于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為之以周案曾子問云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何孔子曰廢是指初崩時言也初崩未殯郊社雖尊亦不行則越紼行事據既

殯後言鄭志是也既殯雖五祀亦祭見曾子問然郊社
尊既殯而後自啟至于反哭則避其祭日而爲之五祀
于啟殯反哭直廢之不行此其别也曾子問又云三年
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注云齊衰異
門則祭然則齊衰以下之廢祭者皆其同宫者也
賀循云禮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義不但施于生人
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慼故云于死者無服則祭也今人
若有服祭祀如故吉凶相干非禮意也徐乾學云遭喪
不祭固禮之大經然而人有貴賤之别神有内外之分
大夫自大功以上廢祭士自緦麻以上廢祭則天子諸

侯之絕期者惟三季之喪始廢可知也它若外亏宮中三月不祭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亦士大夫之禮此貴賤之別也天子未葬㝵祭天地五祀諸侯未葬㝵祭社稷五祀則大夫之立三祀士之立二祀者皆未葬而㝵祭可知也然天子之祭五祀注疏謂冢宰攝行則自士以上皆不㝵親祭又可知也蓋外祀可攝內祀必不可攝故古人輟而不祭此內外之分也程子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可也今人百事如常奈何獨廢祭善哉言乎然從俗而竟背古則人情亦所不安張子有言三季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總功之喪踰月

可祭準情度理此為㝵其衷矣以周案祭吉禮也吉凶不相干故喪中不祭賀說守經徐說參變然天地社稷雖外祀不㝵使人攝故有越紼行事之文其可使人攝祭者惟五祀百內祀不可攝薦之亏禮可也祭之亏廟不可也古人祭與薦迥別喪中不祭非不薦也或謂宗廟至尊不㝵因喪而廢遂斥喪中不祭之文或謂孝子不㝵易戚而斥越紼行事之語此皆任情蔑古之論其謬因顯或據士總廢祭大夫大功廢祭諸禮以為天子亏總功亦然亦不經之說

鄭[元]云所祭亏死者無服則祭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孔穎達云此皆母親而尊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父爲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己則小功熊氏云亦廢祭也臯氏云其從母弓父無服不廢祭也按經據緦不祭爲文似不關小功故注以緦服解之皇氏横加小功非也以周案熊合注意臯順經文

記小記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

喪盧植鄭[元]王肅杜預說再祭練祥也閒不同時當異月葬之明月練又明月祥虞喜說二祭同日而異時如檀弓所謂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袁準說禫在喪終不在早晚空禫不空祥以周案虞袁說非

又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鄭元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為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為之再祭可也林喬蔭云此承三年而後葬之下則有三年者即三年而後葬者也云則必為之再祭嫌攝主可不然故箸之以周案林說亦備一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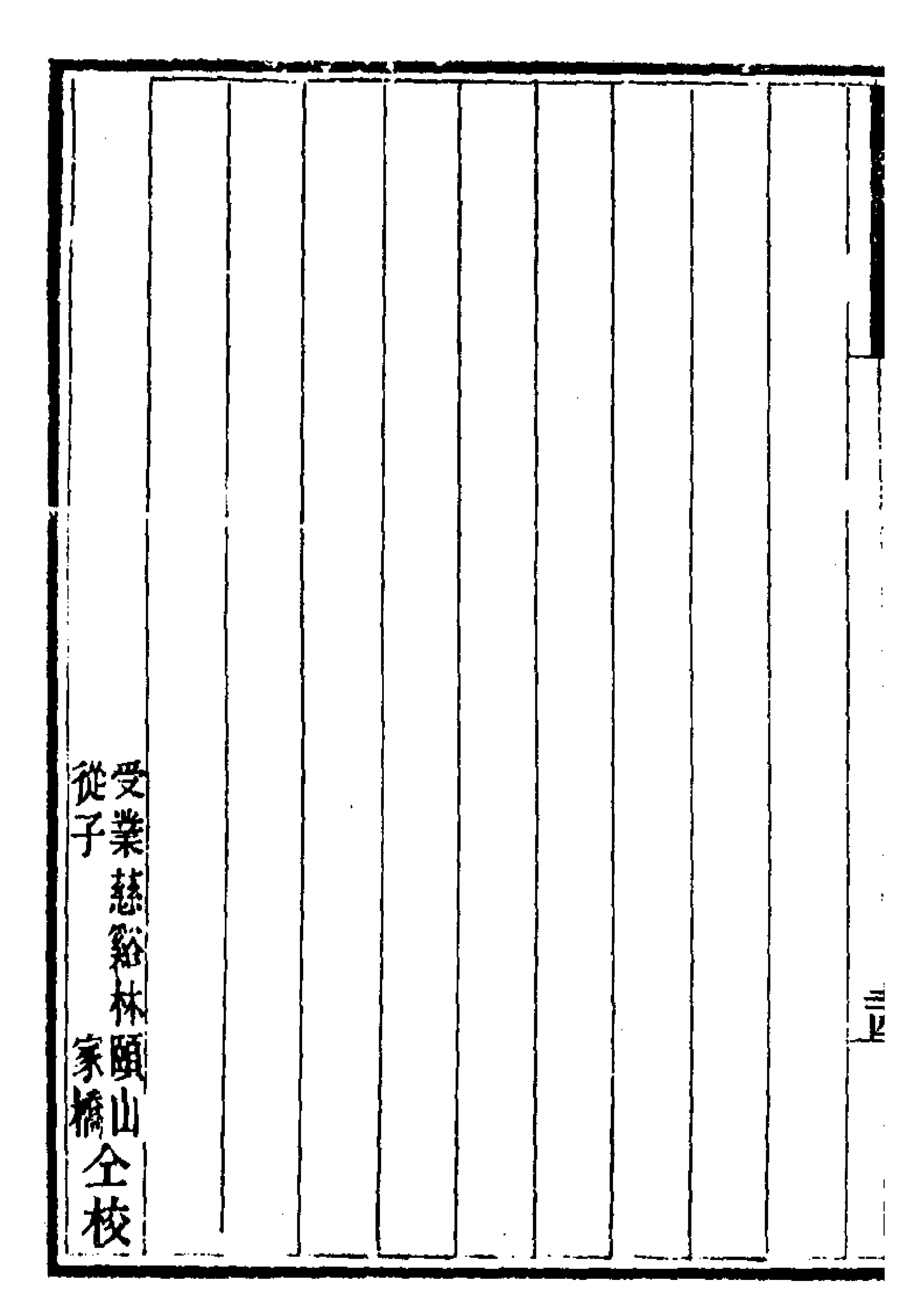
又云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元鄭元云元冠元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陸佃云言必元則裳亦元鄭注非以周案服有專言元者必冠衣裳皆元也還屬之君及從者皆元服郊特牲之齊之元也謂冕衣裳之皆元

者此殤之祭必元謂冠衣裳之皆元者當從陸說鄭注依據戴君變除禮似非

唐禮百官居緦麻以上喪者不得預宗廟之事郊祀則否至貞元間又議諸侯絕期且不得以家事辭王事百官有私喪公除者聽赴宗廟之祭明律百官有緦麻以上喪者並不得與郊祀

鄭元云忌日親亾之日忌日不用舉它事如有時日之禁也范甯云忌日死者之日月耳鄭襲云傳偁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過之而感耳以周案古人親亾之日忌支辰非忌

一二之定日入君之忌子卯其顯證也且月值其辰皆忌非一季止忌一日喪大記曰大夫士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亦其明證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如晉議禮家以每季同月日者一忌其終身喪之謂何范氏以閏月亦者直至五季再有忌更妄忌日之祭經無明文祭義言文王之祭日忌日必哀偁諱如見親祀之忠也斯其忌日祭之權輿與



受業慈谿林頤山仝校

從子　家橋